

认知取向的批评话语分析：两种路径及其特征^{*}

田海龙

(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天津 300134)

摘要: 批评话语分析与认知科学相结合得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本文基于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话语和语境两个层面, 讨论认知取向的批评话语分析的两种路径, 即认知话语分析路径和认知语境分析路径。在此基础上, 讨论这两种路径的特点, 并分析这两种路径与批评话语分析目的原则的关系。

关键词: 批评话语分析; 认知话语分析; 认知语境分析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242(2013)02-0001-07

1. 引言

批评话语分析通过对话语(discourse)这一社会实践的形式进行分析来研究各种社会问题。从分析的层面来讲, 批评话语分析首先要对所关注的社会问题进行话语层面的分析, 如对社会问题中多涉及的文本、话语或语体等语言运用的语料进行语言学分析, 找出其文本特征, 之后运用语言学和其它社会科学的理论对这些文本特征进行分析和解释, 揭示这些语言特征所体现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以及选择这些语言特征进行交流的目的和动机, 即进行社会层面的分析(KhosraviNik 2010)。批评话语分析这种操作方式体现出其跨学科特征, 即语言学学科与其它社会科学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等学科)的交融(田海龙, 张宵 2010)。在这种跨学科的研究中, 批评话语分析一方面从社会科学中汲取营养, 另一方面始终坚持采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包括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的方法对话语进行语言学分析。这也促使批评话语分析发展出不同的研究范式^①, 如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corpus-based CDA)、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批评话语分析(SFL-based CDA)、以及认知语言学取向的批评话语分析(cognitively-inclined CDA)。本文关注认知语言学取向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范式, 重点讨论对话语的认知分析和对语境的认知分析, 介绍这两种分析路径的主要学者和他们的研究, 讨论他们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 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研究特征。

2. 认知取向的批评话语分析

批评话语分析的认知取向可以说是批评话语分析在语言学分析方面依赖系统功能语言学 20 年之后的一种新探索。对批评话语分析发展初期的

批评语言学(如 Fowler et al. 1979)以及之后的主流批评话语分析(如 Fairclough 1989, 1992)来讲, 系统功能语言学(Halliday 1985)始终成为批评话语分析的主要语言学分析方法。进入 21 世纪, 一些学者(如 Blommaert 2005)对批评话语分析过于依赖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问题提出质疑, 希望有更多的语言学研究方法应用于批评话语分析; 另一些学者(如 Chilton 2005)则质疑批评话语分析对语言使用者如何通过大脑理解话语置若罔闻, 认为这构成话语与社会链接的缺失。更有学者(如 van Dijk 2001, 2003a, 2003b, 2006, 2008, 2009)背负批评话语分析的使命, 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潜心钻研话语与社会的联系。与此同时, 我国学者也关注到批评话语分析借助认知语言学成果研究社会问题的倾向。纪玉华和陈燕(2007)介绍了 Charteris-Black(2004)提出的“批评隐喻分析”方法, 指出批评隐喻方法将认知语言学中有关隐喻的研究运用于对有权势人物(如政治家、媒介大王、神权统治者)语言运用的批评性分析, 可以解释影响他们选用表达感情词语的因素。辛斌(2007, 2012)分别介绍了批评话语分析的认知-心理取向, 并着重介绍了 van Dijk 的语境心智模型理论。张辉和江龙(2008)从更广的角度讨论了认知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融合的问题, 不仅讨论了认知语言学作为批评话语分析语言分析框架的问题, 而且提出了批评话语分析与认知语言学融合的主要途径。

纵观国内外学者运用认知语言学研究成果进行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实践, 本文作者认为这些认知取向的批评话语分析秉承批评话语分析的宗旨与使命, 在阐释话语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做出了为学界公认贡献。这种认知取向的阐释总体来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语境的本体与认知研究》(项目编号: 11YJA740081)阶段性成果。

讲有两个切入的层面,即话语和社会。一些研究从话语的层面切入,一些研究从社会的层面切入。从话语层面切入的研究与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和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一样,侧重点在话语结构,注重从认知的角度理解话语及其特征和含义。正像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批评话语分析找出话语/文本的及物性特征、语气结构和主题结构特征,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找出话语/文本词频特征、关键词特征以及搭配特征一样,从话语层面切入的认知取向的批评话语分析借助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发现话语/文本在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语法隐喻(grammar metaphor)、指向(profiling)/背景(backgrounding)、转喻(metonymy)、范畴化(categorization)、梯度调整(scalar adjustment)、指示语(deixis)、认知情态(epistemic modality)等方面的特征(见 Hart 2011),并通过分析这些文本/话语特征解释文本的社会意义。我们称这种认知取向的批评话语分析为“认知话语分析”,它通过对话语/文本的认知分析来达到研究社会问题的目的。

认知取向的批评话语分析还可以从社会的层面切入探索话语的意义。何为社会?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社会即是语言运用的环境。但是,它不简单地指语言运用的时间和场所,而是包含更广阔的与语言运用相关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批评话语分析所言之“社会”与田海龙(2009)提出的“社会语境”概念相吻合。田海龙(2009:29)在“话语”(而非“语言”)的概念基础上,指出社会语境包括机构语境和社团语境,前者体现权力关系,与话语实践的目的相联系,后者体现社会团体的价值取向,与话语再现的意识形态相关联。以此为出发点,认知取向的批评话语分析可以探索语言使用者在大的社会语境里使用语言时对语境的认知方式和程度,以及这种认知对语言运用的影响。我们称这种认知取向的批评话语分析为“认知语境分析”。

“认知话语分析”和“认知语境分析”可以被认作是认知取向的批评话语分析所采取的两种不同路径(approaches):前者从“话语”的角度切入,后者从“语境”的角度切入。毋庸置疑,“认知话语分析”由于它基于认知语言学对话语的分析而与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和基于语料库语言学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范式相似,而“认知语境分析”也与 Fairclough(2009)的“辩证关系方法”和 Wodak“话语历史方法”(Reisigl & Wodak 2009)共同被认为是批评话语分析的一种研究方法(见 Wodak and

Meyer 2009),但是,“认知话语分析”和“认知语境分析”都运用认知科学(如认知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的理论研究话语的生产和消费过程。正是基于这一前提,我们认为它们都属于认知取向的批评话语分析范式或方法,同时二者在研究路径方面又各具特点。下面我们具体讨论这两种路径,之后讨论它们的区别特征。

3. 认知话语分析

认知话语分析从话语层面切入进行认知取向的批评话语分析,其理论依据主要来源于认知语言学,如 Lakoff 的概念隐喻研究(Lakoff & Johnson 1980)。在这方面,批评隐喻研究(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是最早将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融合的研究方法。许多从认知角度进行批评话语分析的学者都采用过这个方法,如 Charteris-Black(2004), Koller (2004, 2005)以及 O'Halloran (2003)。国内学者运用批评隐喻分析进行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有张蕾(2011)等。需要指出的是,批评隐喻研究作为从认知语言学角度进行批评话语分析最直接的方法,为批评话语分析提供了最严谨的语言学分析,也是最具阐释力的方法(Hart 2010),但是,它仅运用了认知语言学以及认知科学为批评话语分析提供的源泉的一小部分。就认知语言学而言,它与话语分析的结合是多方面的,学者在认知话语分析方面的探索也从未停留在批评隐喻分析上面。下面我们就重点关注英国学者 Chilton 运用认知语言学进行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发展。

Chilton 长期从事政治话语分析研究。早年的研究通过分析政治话语中的隐喻来解释其隐含的意识形态意义(如 Chilton 1996)。在他看来,无论是机构化的政治,还是非正式的社会运动式的政治,抑或是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存在的等级关系,其基本框架是人的内在认知机制;因而他主张,如果对大部分是语言活动的社会和政治活动进行研究,不可避免的要研究参与这些活动的人的大脑(human mind)。他进而提出,如果从话语的角度研究社会和政治活动,就要运用现有的认知语言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研究人运用话语实施这些活动内在的认知机制(Chilton 2004)。正是这些语言学思想促使 Chilton 在研究语言与社会的关系时,把研究重点放在了政治话语的研究上面,并且努力创建研究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的认知语言学分析框架。

Chilton(2004)阐述了他的政治话语分析理论,包括运用过滤分析、矢量理论、时空概念、隐喻

研究等方法研究政治话语的一套独特的认知话语分析模式,并把这些理论应用于政治采访、国会语言、政治家演讲以及有关移民和宗教的政治话语的分析之中。笔者(Tian 2006)在评论这本专著时,特别强调了这其中所蕴含的浓重的认知语言学色彩。下面通过 Chilton 的“过滤分析(filter analysis)”方法来说明这个问题。

Chilton 在研究政治话语中使用的过滤方法源于他对语言的“再现意义”和“所指意义”的区别。例如,在新闻报道中,两个名词词组“th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armed forces”和“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同指实际生活中的一个人,即它们的所指意义是相同的,但它们的含义却有所不同的,前者表示他是武装部队总司令,再现他统帅武装力量的权力;后者表示他是美国总统,再现他实行政治领导的权力。很明显,所指意义相同的两个名词词组,其再现意义可以不同。再现意义区别于所指意义的意义在于:1)用不同的语言表达方法指相同事物/人物可以产生不同的再现意义;2)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再现”本身也并非总是原原本本地再现存在的实际事实。

Chilton 进一步举例说明仅通过词汇和句法的变化就可把一个动作再现成一个状态,如:

动作: Tom is working. → 状态: Tom is at work.

或把一个状态再现成一个动作,如:

状态: Mary is asleep. → 动作: Mary is sleeping.

表达“再现”的话语策略是多种多样的,政治家对此尤其心知肚明,他们往往运用各种各样的话语策略把实际存在的事实“再现”成与其集团利益相一致,或者故意掩盖,或者借机躲避,或者声东击西。话语分析家,尤其是批评话语分析家,就是要揭露政治家的这些语言伎俩,还被语言所折射、甚至歪曲的事实以本来面目。批评话语分析的这个任务通过认知话语分析来完成再合适不过了。

Chilton 的“过滤分析”方法就是揭露政治话语中常见的折射事实的一个方法。这一分析方法的基础在于:语言结构可以被分析成由“论点(argument)”和“谓语(predicate)”构成的“命题(proposition)”。论点由名词词组表达,谓语由动词(或形容词和介词短语)表现。除了这些主要成分之外,语言结构还包括表示地点、时间和方式的状态语。Chilton(2004)认为,一系列连贯的命题组

成话语,并建立起一个“话语世界(discourse world)”或“话语本体(discourse ontology)”。话语世界是说者认为是“实际事实”的心理空间。语言中名词表达的所指,无论是实体还是抽象概念,是话语世界中的参与者。这些话语世界中的话语所指不断出现,相互连接,至少部分地构成了话语的整体连贯。

然而,在实际的政治话语中,“论点-谓语”结构及其它们的关系和作用,并非总是以“主语-动词-宾语”这一普通结构的形式出现,而是以“镶嵌”的形式出现,即“论点-谓语”结构镶嵌在一些名词词组之中,镶嵌在一些隐去论点的从句之中,镶嵌在被各种句法和词汇结构引发的预设语义现象之中。因此,Chilton 提出在政治话语分析中运用“过滤分析”方法,将话语所指反复出现的语言表达方式“过滤”出来,从而揭示动作发出者和动作承受者之间的关系。例如,在分析下面这句美国总统克林顿 1999 年 3 月 24 日演讲的开场白时,Chilton 就应用了过滤分析法,将以介词短语形式出现、镶嵌在这个句子中的动作发出者和动作承受者之间的关系“过滤”出来。

My fellow Americans, today our Armed forces joined our NATO allies in air strikes against Serbian forces responsible for the brutality in Kosovo.

动作发出者: our Armed forces

谓语: joined

动作承受者: our NATO allies

状语: in air strikes against Serbian forces responsible for the brutality in Kosovo

在这个状语中,可以过滤出以下三组关系:

1

动作发出者: [US forces and NATO forces]

谓语: [made air strikes against]

动作承受者: [Serbian forces responsible for the brutality in Kosovo]

2

动作发出者: [Serbian forces]

谓语: [are responsible f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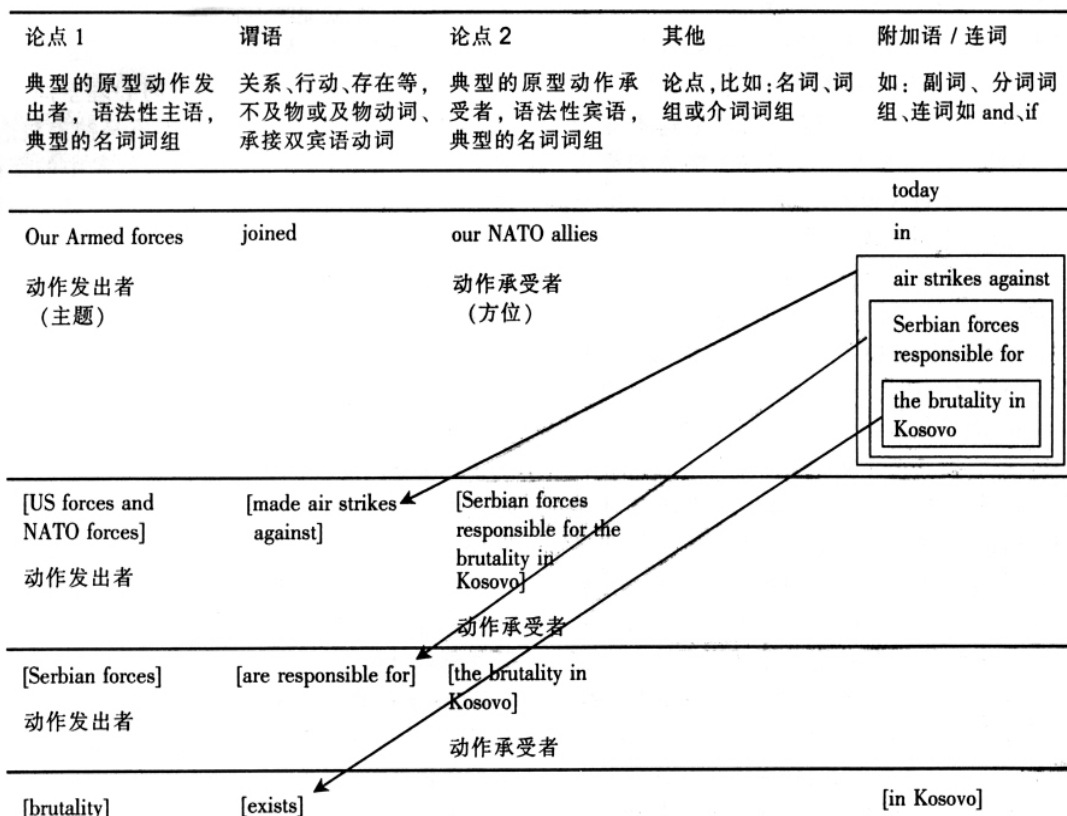
动作承受者: [the brutality in Kosovo]

3

动作发出者: [brutality]

谓语: [exists]

状语: [in Kosovo] Chilton(2004:55)用下图表示这个过滤过程。



运用这个过滤分析方法, 可以将政治话语中隐含的命题公开化, 将被认为是理所当然该接受的命题焦点化; 同时使政治家把一些事实模糊化、背景化的企图破灭。运用这个过滤分析方法, 可以实现批评话语分析的批评使命, 即“将话语中模糊不清的部分明朗化”(Fairclough & Wodak 1997: 258), 进而达到批评话语分析参与社会变革的目的。这个过滤分析方法也清晰的呈现出读者认知/解读文本意义和话语意义的过程。

近几年, Chilton 致力于推出一种新的认知话语分析理论, 即指代空间理论 (deictic space theory)。所谓“指代”, 在指代空间理论中指某些表达方法或词语, 它们的指代关系被置于说话者的时空关系之中, 进而引申到与说话者的立场相关联。这样, 一些词汇和表达方式就可以用抽象的几何关系来描述。例如, 可以从时间、情态和前景/背景三个层面来研究这些表达方式的含义, 而这三个层面都与立场、心智距离以及离开说者的方向有关。这样就使得从几何角度研究空间概念成为可能, 诸如关于观念、认识、报告这些通过语法构建的意义的理论, 以及关于可能出现的、想象的以及事实相反的世界的意义的见解, 都可以通过几何关系系统一起来 (可参见 Chilton 2005, 2011)。

4. 认知语境分析

与认知话语分析注重对话语的认知分析不同, 认知语境分析注重对话境的认知分析, 即分析语言使用者在交际过程中如何认知所处的语境以及这种即时认知对交际有何影响。这种认知语境分析不同于传统的语境研究, 它不是把语境视为静态的、不变的一些组成成分, 也不是把语境视为话语活动的条件或意义产生的直接原因, 更不是仅仅观察语言运用的直接情景语境 (如时间地点等); 相反, 认知语境分析把语境视为语言使用者在交际过程中不断建构的主观体, 研究交际双方作为一定社会组织的成员如何在交际中通过对语境不断实时更新和建构来完成话语的生产与解读。由于批评话语分析更注重对社会问题的研究, 而这种对话境的认知研究所关注的语境亦指社会这一大的话语实施语境, 因而认知语境分析也可以更好的满足批评话语分析的初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认知语境分析成为认知取向的批评话语分析又一值得深入探讨的研究路径。在这方面荷兰学者 van Dijk 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他在近 20 年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两本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的专著《话语与语境》(van Dijk 2008) 和《社会与话语》(van Dijk 2009)。笔者 (Tian 2011) 对这两本书做了综合评述, 介绍了 van

Dijk 认知语境分析理论及其来源和应用。

van Dijk 对语境的认知研究最初源于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van Dijk 把认知心理学中心智模型(mental model)的概念应用到人的语言交际活动当中,发展出语境模型(context model)这一概念的雏形。所谓心智模型,即是活动参与者对他们相关的社会情境特征进行的主观和社会建构。在语言交际过程中,语言使用者一方面需要选择词汇和表达方式,一方面也要对交际的情景进行主观分析,不断地修正和建立对交际情景的判断。van Dijk 用“语境模型”的概念将事件的心智模型与关于这些事件的话语的心智模型联系起来。这样,就像心智模型指导“活动参与者”如何使自己的行动适应社会情境和环境一样,语境模型指导“语言交际者”如何策略地选择使用语言以适应交际情景的整体环境。

然而, van Dijk 作为批评话语分析的代表,并不满足建立在认知心理学基础之上的语境模型,因为这里并没有将批评话语分析所关注的与话语生产和解读相关的社会因素考虑进去。于是, van Dijk 又从社会心理学(social psychology)的角度扩充了心智模型和语境模型的概念。如果说在认知心理学的框架下语境模型对交际情景的主观建构只是依赖交际者个人的经历,那么在社会心理学中语境模型则涉及对与交际相关的更多社会因素的主观建构,包括交际双方对交际时间、地点、参与者自己身份、相互关系等因素在社会意义上的共识、对社会信仰(如意识形态)和社会关系(如权力和身份)的主观建构、对交际及交际参与者机构背景的主观建构、以及对交际对象关于这些建构的认可程度的建构。只是在这个阶段, van Dijk 才提出一个较为完善的“社会认知(socio-cognitive)”理论;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认知语境分析具有话语分析的“批评”色彩。^②

van Dijk(2012: 274)曾以性别(gender)为例来说明认知语境分析的批评话语分析特征。他指出,认知语境分析之所以具有话语分析“批评”的色彩,就是因为它不仅关注代词、礼貌用语、以及叙事和修辞风格如何影响性别本身的建构以及讲话者对性别概念的理解如何影响其语言选择,更重要的是它关注社会语境中与性别相关的因素如何造成性别的不平等和歧视这些社会问题。van Dijk(2012)认为,发表在不同报纸上的关于同一事件的报道之所以会有所不同,就是因为属于不同通讯社的记者对社会语境的主观建构不同,同样,也是由于对社会语境的主观建构不同,同一记者

在不同的场合会因报道的局限而做出不同的报道。这里,社会认知理论要说明的是社会与话语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相互决定的,而是因人而异、依情景而变化的。这个理论的中心是交际参与者对所处的社会情境的定义、解释和再现,即他们对语境的主观建构(语境模型)影响其说话、阅读、倾听和理解的方式。换言之,社会和情景的构成成分不是直接地影响话语,而是通过语言使用者的主观建构这一中间体间接地影响话语。

那么,交际者对社会语境的主观建构如何影响其选择合适的话语形式进行话语实践呢?

van Dijk 在许多实例分析中阐述了社会结构影响话语结构的原理。下面我们以 van Dijk(2012)对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国会下院的一个讲话为例,简要介绍认知语境分析方法的具体运用。van Dijk 首先对社会语境的构成成分进行分析,列出来一些需要考虑的因素,如演讲者和发言者对演讲时间和场景的认知、对彼此身份的认知(如议员们知道布莱尔是演讲者、首相、议员、政府首脑,入侵伊拉克的赞同者,等等)。然后,分析这些认知对语言选择的影响,如对演讲者身份地位的认知可以导致议员提问时选择合适的称谓(如 the Prime Minister),对场景的认知可以促使发言人使用确切的指示代词(this House)。

其次,对语境的认知(语境模式)还可以促使辩论的双方推测彼此的意图和下一步的交流,进而确定自己需要采取的策略,如需要谴责、反对或辩护。例如,议员们通过布莱尔的言辞(我们对……感到自豪,对成为它的朋友和同盟感到自豪)、他的命题(“我们”给伊拉克带来民主)以及对有争议的入侵伊拉克行动给予正面的评价(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认识到布莱尔使其入侵伊拉克的行为合法化。van Dijk 认为,议员的这种认知并非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推理,而是与当时的语境密切相关,因为布莱尔用“今天”、“这里”、“国会”、“我们”这些指示词明确地将他的意图与当下的语境联系在一起。从保守党议员对布莱尔的质疑来看, van Dijk 认为,这位议员在对当下语境认知的过程中,行成自己的语境模式,并据此对布莱尔的论点进行反驳,而布莱尔基于对这位议员保守党身份的认知,在回答质疑时采取了果断而强硬的拒绝言辞(simply will not accept 绝不会接受),这有别于他在回答工党议员提问时使用的稍微缓和的拒绝言辞(I will not accept 我不接受)。

接下来, van Dijk 着手分析在语境模式影响话语结构方面与批评话语分析联系最紧密的问题,

即国会议员通过对语境的认知如何承认或挑战在国会辩论中存在的权威(dominance)和权力滥用(power abuse)。在这场辩论中布莱尔第一个发言,他确定这是一场辩论,而且确定了辩论的主题和辩论的方式(如提问)。布莱尔的这些权力和权威得到认可,如 van Dijk 所分析的,不仅是分析者所具备的一个政治常识,而且是布莱尔和在场的议员们所必须具备的知识。正是这些知识使得议员们没有挑战布莱尔首先发言的权力,同时认可布莱尔行使他“允许”议员就他确定的议题提问的权力。而布莱尔基于对这种国会辩论的语境模型,也不加掩饰地行使其权力,形成许多带有权威的话语行为。

在 van Dijk 对布莱尔讲话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布莱尔身份的实时主观建构影响着辩论双方语言形式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认知语境分析中的语境模型联接起语言运用的形式和交际的社会语境。

5. 讨论性结语

在勾勒出两种认知取向的批评话语分析路径之后,把本文的主要观点罗列如下,供进一步深入讨论。

1) 批评话语分析以话语/文本的语言学分析为基础,在这方面可以采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方法,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更可以采用认知语言学的方法。在方法的取舍上,研究者应该有一种更开放、更包容的态度。就认知语言学对批评话语分析的贡献而言,尽管有学者认为人的大脑或心灵是不能被直接“看见”的(Wodak 2006: 180),语言对认知语言学家而言毕竟是“一扇通向心灵和大脑的窗户”(Fauconnier 1999: 96)。

2) 认知话语分析是认知语言学应用于批评话语分析的产物。这方面最主要的成果是概念隐喻分析方法用于批评话语分析对文本/话语的分析,产生了“批评隐喻分析”。认知语言学之所以能够为批评话语分析提供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是因为它可以揭示在意识形态交际中起重要作用的概念过程。认知话语分析之所以对批评话语分析有所贡献,是因为语言结构为概念形成的过程提供了间接的通道,而这个概念过程不仅存在于交际过程之中,也存在于我们思维和行动时使用的语言之中(Hart 2011: 173)。但是,以认知语言学为基础的批评话语分析(即本文所说的认知话语分析,包括“批评隐喻分析”和“指代空间理论”)只是批评话语分析与认知语言学结合的一个小领域(Wodak 2006: 181)。这种结合应该有而且已经有

过更广阔的天地。

3) 认知语境分析是从认知视角进行批评话语分析的另一路径。它强调交际者对交际语境实时动态的主观建构,强调这种对语境的主观建构影响交际者选择话语策略;而且,这里所谈的语境是一种更广泛的社会语境,即包括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也包括交际参与者的知识、背景、社会关系、意识形态等多种社会因素。尽管认知语境分析没有应用任何认知语言学的理论(Hart 2011: 172),但是它在汲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并将这些理论与批评话语分析结合的实践中,更关注批评话语分析的核心兴趣。如果说认知话语分析以话语结构为分析的起点,那么认知语境分析则把社会语境作为它分析的落脚点。

注释:

- ① 本文使用范式、方法和路径三个术语相对地区分不同的研究方式。范式(paradigm)指从事某一学科的研究者群体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如语言学背景的研究者所做的批评话语分析。方法(methods)指多学科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如 Wodak & Meyer(2009)归纳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方法。路径(approaches)指某一学科的研究者群体从事研究所采取的角度或切入点。
- ② 关于批评话语分析中“批评”这个概念的含义,参见赵芃、田海龙(2008),Chilton, Tian & Wodak (2012)。

参考文献:

- [1] Blommaert, J. 2005. *Discours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M]. Cambridge: CUP.
- [2] Charteris-Black, J. 2004. *Corpus Approaches to 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3] Chilton, P. 1996. *Security Metaphor: Cold War Discourse from Containment to Common House* [M]. New York: Lang.
- [4] Chilton, P. 2004. *Analysing Political Dis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5] Chilton, P. 2005. Missing links in mainstream CDA: Modules, blends and the critical instinct [C] // P. Chilton & R. Wodak. *New Agenda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51.
- [6] Chilton, P. 2011. *Language Structure and Geometry* [M]. Cambridge: CUP.
- [7] Chilton, P., Tian, H. & Wodak, R. 2012. Reflections on discourse and critique in China and the West [C] // P. Chilton, H. Tian & R. Wodak. *Discourse and Socio-political Transform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18.
- [8] Fairclough, N. 1989. *Language and Power* [M].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 [9] Fairclough, 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10] Fairclough, N. 2009. A dialectical-relational approach to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social research [C]// R. Wodak & M. Meyer.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2nd edi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62-186.
- [11] Fairclough, N. & Wodak, 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 // T. A. van Dijk. *Discourse as Social Interac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58-284.
- [12] Fauconnier, G. 1999. Methods and generalizations [C] // T. Janssen & G. Redeker. *Cognitive Linguistics: Foundations, Scope and Methodology*.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95-128.
- [13] Fowler, R., B. Hodge, G. Kress & T. Trew. 1979. *Language and Control* [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14] Halliday, M. A. K. 1985.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M]. London: Edward Arnold.
- [15] Hart, C. 2010.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Cognitive Science: New Perspectives on Immigration Discourse* [M]. Basingstoke: Palgrave.
- [16] Hart, C. 2011. Moving beyond metaphor in the cognitive linguistic approach to CDA: Construal operations in immigration discourse [C]// C. Hart.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Context and Cogni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71-192.
- [17] KhosraviNik, M. 2010. Actor descriptions, action attributions, and argumentation: Towards a systematization of CDA analytical categories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social groups [J].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7(1): 55-72.
- [18] Koller, V. 2004. *Metaphor and Gender in Business Media Discourse: A Critical Cognitive Study* [M]. Basingstoke: Palgrave.
- [19] Koller, V. 2005.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social cognition: Evidence from business media discourse [J]. *Discourse and Society* 16(2): 199-224.
- [20] Lakoff, G. & M. Johnson. 1980. *Metaphor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1] O'Halloran, K. 2003.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Language Cognition*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22] Reisigl, M. & R. Wodak. 2009.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C]// R. Wodak & M. Meyer.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2nd edi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87-121.
- [23] Tian, Hailong. 2006. Review of Chilton's analysing political discourse [J]. *Language in Society* 35(2): 303-306.
- [24] Tian, Hailong. 2011. Joint review of van Dijk's discourse and context and society and discourse [J]. *Language in Society* 40(1): 116-121.
- [25] van Dijk, T. A. 2001. Multidisciplinary CDA: A plea for diversity [C]// R. Wodak & M. Meyer.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Sage; 95-120.
- [26] van Dijk, T. A. 2003a. The Discourse-knowledge Interface [C] // G. Weiss & R. Wodak.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Interdisciplinarity*. London: MacMillan; 85-109.
- [27] van Dijk, T. A. 2003b. Knowledge in parliamentary debate [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2(1): 93-129.
- [28] van Dijk, T. A. 2006. Discourse, context and cognition [J]. *Discourse Studies* 8(1): 159-177.
- [29] van Dijk, T. A. 2008. *Discourse and Context: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M]. Cambridge: CUP.
- [30] van Dijk, T. A. 2009. *Society and Discourse: How Social Contexts Influence Text and Talk* [M]. Cambridge: CUP.
- [31] van Dijk, T. A. 2012. Critical context studies [C]// H. Tian & P. Zhao.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ssential Readings*.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263-295.
- [32] Wodak, R. 2006. Mediation between discourse and society: Assessing cognitive approaches in CDA [J]. *Discourse Studies* 8(1): 179-90.
- [33] Wodak, R. & M. Meyer. 2009.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2nd Edition)* [M]. London: Sage.
- [34] 纪玉华, 陈燕. 2007. 批评话语分析的新方法: 批评隐喻分析 [J]. *厦门大学学报* (6): 42-48.
- [35] 田海龙. 2009. 语篇研究: 范畴、视角、方法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36] 田海龙, 张宵. 2009. 从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渊源看其跨学科特征 [J]. *天津商业大学学报* (4): 65-67.
- [37] 辛斌. 2007. 批评语篇分析的社会和认知取向 [J]. *外语研究* (6): 19-24.
- [38] 辛斌. 2012. 批评话语分析中的认知话语分析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4): 1-5.
- [39] 张辉, 江龙. 2008. 试论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的融合 [J]. *外语学刊* (5): 12-19.
- [40] 张蕾. 2011. 英汉语篇表征的批评隐喻研究 [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 [41] 赵芃, 田海龙. 2008. 批评性语篇分析之批评: 评介与讨论 [J]. *南京社会科学* (8): 143-147.

收稿日期: 2013-01-12

作者简介: 田海龙, 博士, 教授。研究方向: 社会语言学, 话语研究。

(责任编辑: 张 辉)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Cognitively Incline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wo Approaches and Their Features

by TIAN Hailong, p. 1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when incorporated with cognitive science, gains its development in new directions. Based on the CDA interest in discourse and contex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ognitively inclined CDA in terms of cogn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and cognitive context analysis, analyzing their features as well as their relations to the tenet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Key word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ogn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cognitive context analysis

The Internal Non-prototypical Causers in Chines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ammatical Metonymy

by WU Shuqiong, p. 19

The causer in Chines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RC) can be realized in various ways, which allows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prototypical causer and the non-prototypical causer. The latter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non-prototypical causer.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gnitive motivation of the internal non-prototypical causer in R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ammatical metonymy. Th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the internal non-prototypical causer is motivated by grammatical metonymy SALIENT SEMANTIC ROLE FOR CAUSING EVENT. The operation of GM will be constrained by the following factors: the salience of semantic roles in the causing even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emantic elements in the causing event and the caused event, and the accommodation of context.

Key words: grammatical metonymy;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causer; causing event

College Students' EFL Writing Anxiety and Self-efficacy and their prediction on Students' Writing Performance

by LI Hang & LIU Rude, p. 48

The present study probes into the EFL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writing anxiety and writing self-efficacy of 294 first-year non-English majors and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in these two variables between students with higher and lower levels of writing proficiency in the real context, and further examines the predictive power of writing anxiety and writing self-efficacy on end-of-term grade of the writing cours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at the beginning of their college English studies, the freshmen all had relatively low level of general writing self-efficacy as well as task self-efficacy; and they tended to avoid writing in English and had low confidence in their writing in spite of their writing proficiency; 2) First-year college students' EFL writing anxiety at all levels were all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to their EFL writing self-efficacy as well as writing performance; and their EFL writing self-efficacy in general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ir writing performance; 3) results by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gender, subject and general EFL writing self-efficacy were significant predictors of students' final grade of writing course.

Key words: college EFL writing; writing anxiety; writing self-efficacy; writing performance

Reflections on Translation Thinking

by YU Dong, p. 78

Translation thinking, as a bilingual remapping different from monolingual mapping, possesses three features: uniqueness, correspondence, and metaphoricalness. Uniqueness refers to the unique mental frame set up by this remapping, in which everything involved contributes to the completion of translation. During the remapping,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ST and TT has to be set up, for which the Invariance Principle is required. This explains why fidelity in translation is a cognitive must. In spite of such Principl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T and TT as established by translation act is only a metaphorical and analogical one. To establish such a relation, creativity of the translator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his means the fidelity involved is a dynamic and functional one.

Key words: translation thinking; remapping; metaphoricalness